

夜读偶记

## 苏南上空的火烈鸟

——读王顺法的《扬州在北》

| 王才兴 文 |



王顺法来自“教授之乡”的宜兴。自2014年起，年届耳顺之年的他，用不到两年的时光，写出28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天狗》；2017年又出版27万字的长篇小说《扬州在北》；最近他的长篇小说《苏南的雪》在《中国作家》杂志刊发，又有几个中、短篇小说将在国家核心期刊刊发。井喷似的创作，是个人禀赋，还是天助神功？是冥冥之中的偶然，还是竭尽心血后的必然？

捧读他的《扬州在北》，跌宕的情节，曲折的故事，使人不忍释卷，感觉如同布雷德伯里《写作的禅机》中所说的“炸弹爆炸了”。爆发力来自何方，魅力出自何处？

首先在于小说的真实。小说的真实须靠一个个丰沛而真实的细节垒砌。王顺法15岁辍学回家，务过农、经过商，在泥巴里跌打滚爬，在咸水苦水泪水中日浸夜泡，整整50年。作品是他半个世纪苦难人生的折射和象征，也是命运之神对他的丰厚回馈。作品中一个个烙着王顺法印记的细节无不滴着泪淌着血，这些细节从大地中来，带着泥土的芬芳，故土的气息，因而无不打动人感染人吸引人。要是你吃过苦，或者你有生活的共情能力和同理心，那么你必定会为他精心打磨的个性化细节产生共振，发出共鸣。读他的小说，仿佛随他去作一次心无旁骛的冒险之旅。他划着舟楫，在漫漫人生长河中前行，载沉载浮，时而风平浪静微波粼粼，时而暴风骤雨浊浪滔天，岸上的我们也

被裹挟其间，随他一起体悟世事人情的真谛，感悟他处世为人的仁慈和厚道，以及不畏艰难险阻、勇于攻坚克难的人生精神。

二是来自独运匠心的构思。王顺法似乎深谙读者心理，知道他的作品必须让读者足够关心书中的内容，对小说的人物和情节产生同理心，继而才能长途跋涉，随他完成冒险的旅行。他说，他要在小说的每一章节都让读者始终保持充分的好奇、刺激的期待心理。因而在《扬州在北》中营造的好奇感、紧张感就成了小说故事情节的燃料。为了让读者保持新鲜感，他几乎每个章节采用了不同形式的开头，动作戏、反思、对话等等；而每个章节的结尾都留下悬念，牢牢牵引住读者的注意力、想象力。值得提醒的是，也许是作者豪放的个性使然，他的文字充满激情，叙述抒情落笔滔滔，洋洋洒洒。在对文学极度狂热和信仰之时，作为写作者的自己应该节制情感，使自己变得更为理性、适度、清明，在叙述中保持文字的罅隙和空白，让读者留有一定的想象和思考空间。

透过文字可以坐实，王顺法是个满怀悲悯、富有人道理想的作家。他的叙述始终贴着人物的心理来展开，在作品中他着力打造了主人公方旭明与其交集的几个女性形象：通过回忆、心理活动、感受等从侧面塑造了倔强能干、蕙质兰心的妻子秀芝；通过正面视野塑造三个底层的女性形象如：热情通透的梁燕，侠肝义胆的李伶倩，玲珑任性的秋云。她们呼之欲出，血肉饱满。“方旭明”和“她们”一度陷入情欲的幽暗里，他们不断经历内心的申辩和挣扎，最后没有屈服于一己的欲望，从幽暗中自我超越和自我涅槃。从卑微中现光亮，从丑恶中见善良，从苦难中送暖意，从而体现生命的义理，人性的光芒。作品传

递出人心需要的温暖、柔软和美好，在当下自我膨胀私欲放纵的现实里，无疑值得点赞和称颂。

苏南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。苏南今天的富庶和发达，离不开早先乡镇企业家的艰难创业和顽强开拓。乡镇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一种信念，凭的是一种精神，即“四千四万”精神：“说尽千言万语，走遍千山万水，历尽千难万险，吃尽千辛万苦”。历史应该为乡镇企业及其创业者留下浓浓的一笔，文学的殿堂也应该有他们的一席之地。作为亲身经历者和参与者的乡镇企业家王顺法，通过作品为曾经的乡镇企业立碑，为曾经的企业家立传，其意义无疑深远，其作为功不可没。他曾说：“我要重新拿起笔来，我要把许多年刻在心上的事，一一写下，让它告诉子孙，也告诉这个社会，我们这一代人，曾经过的。让他们从中去体会，也学会珍惜。”当外部世界日益喧嚣，生活进入碎片化、娱乐化、享乐化的精神迷茫期，王顺法选择了文学，选择了写作，通过作品文字来佐证人的内心具有不可摧毁的强大，还有不愿妥协的精神。与此同时，他借助写作对自己内心深入勘探，从而完成自我觉醒、自我发现，因而每次写作，都成了他确立自身存在救赎自我的心路历程，从“小我”中走向“大我”，从而他的作品具有普遍的人道价值。

在此借用美国诗人埃米莉·狄金森的诗句，与呕心创作的王顺法共勉：“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 / 我便没有白活一场 / 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 / 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 / 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 / 重新回到它的巢中 / 我便没有虚度此生。”

《扬州在北》，王顺法 著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，定价：45元

上架新书

雅众文化·商务印书馆 128元  
「俄罗斯·斯·米尔斯基 著，刘文飞 译」  
《俄国文学史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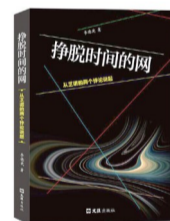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被誉为关于俄国文学最好的通史，涵盖自古代俄国文学始，经古典主义时期、现实主义时代、美学新思潮、象征派兴起，至1921年小说复兴的历程。该书自面世后，长期被选为欧美各名校的文学专业课本。

后浪·上海文化出版社 84元  
「加王贞平 著，贾永会 译」  
《多极亚洲中的唐朝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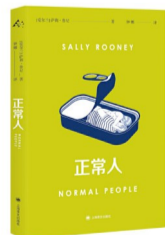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是唐史学者王贞平教授关于唐代军事外交的专著。这部著作旁征博引，将“多极”亚洲中唐与突厥、回鹘、朝鲜、南诏、吐蕃等周边政权的“互利”与“相互依存”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娓娓道来。

文汇出版社 80元  
李德武 著  
《挣脱时间的网》



本书为哲学和艺术批评文集，品评海德格尔、尼采、叔本华、德勒兹、兰波等伟大哲学家、艺术家，深入剖析时间、语言、电影、诗歌、哲学等要素，探讨生活的哲学化和艺术化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 68.00元  
「爱尔兰·萨莉·鲁尼 著，钟娜 译」  
《正常人》



萨莉·鲁尼，1991年生于爱尔兰西部的梅奥郡，2013年毕业于都柏林圣三一大学英文系，作品发表于《纽约客》《格兰塔》《白色评论》《都柏林评论》《哲人的飞蝇》等杂志。她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聊天记录》，被美国《巴黎评论》评为年度最佳小说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读书人语

## 守护书店

| 陆小鹿 文 |

今年五月底，台北文化地标之一的敦南诚品书店，落下了帷幕。犹记当年看电影《一页台北》前，不明白，为什么会用量词“页”来形容台北？看过后才知，男女主角结缘于书店，是在书店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。这家书店，就是台北敦南诚品书店。诚品开创了书店24小时营业模式，书迷可手捧喜爱的书，偏安一隅，体验纸上芬芳的别样台北夜生活。

书店，是城市的文化栖息地。在手机尚未流行的时代，读书，是很多人主要娱乐活动之一。傅月庵写过一段文，描绘了当年台北重庆南路的书香胜景：“黄昏时分，下班等车的学生、上班族常就近走进店内低头浏览，一边看书一边注意公交车动静。谁想买书，第一个念头便是‘到重庆南路找去！’逢到年终打折特卖，店门口红布条翻滚，熙来攘往的人潮，加上骑楼的书报摊，往往挤得摩肩接踵，水泄不通。”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我也是个爱逛书店的人，书店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记。

杭州的南山书店，四壁都是书，置身书海，觉得自己特别富足。我在书海遨游了小半天，最后买下几本《氧气生活》。这本杂志已经停刊，老版本五折售卖，如获至宝。

成都方所书店，我坐在书店的台阶上，翻看辛丰年的《乐迷闲话》，彼时，店内正播放着莫扎特专辑，两个小时，轻柔而沉醉的音乐时光。

某个夏夜，去上海徐家汇公园散步，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雨，我跑到附近的衡山和集书店躲雨，恰逢书店在举办讲座——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朋友圈。索性坐下来，听讲座，嘉宾用俄语朗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《穿裤子的云》，太好听了。

在澳洲黄金海岸，被一家二手书店吸引，源于书店门口黑板上的一句话：“A room without books is a body without soul.”好一句：“没有书

的房间如同没有灵魂的躯体。”书店收拾得有条不紊，店主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她从不同读者手里收集来旧书，重新修整好后，把它们传递给新的读者，一本旧书由此焕发出新的生命和价值。

书店赋予我们内心一片宁静，屏蔽了外在的喧嚣与不安，读书无形中会给人力量。如今，实体书店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，疫情之下，经营更难。敦南诚品关闭了，北京老书虫书店关闭了，单向街书店在众筹，让人唏嘘不已。所幸，还有一些书店，仍在苦苦坚守着信念、理想和情怀。我想，此时此刻，所有热爱书店的读书人，是不是都应该为书店出一份力？书店并非免费的阅览室，在享受它提供的优雅氛围时，请掏出钱包，买下心仪的书籍，或者，喝一杯咖啡，买几个文创用品也好。

书店是人类“诗意的栖居地”，无法想象，当一座城，了无一所书店，我们的灵魂还有什么安放之所？